

贾鲁生 著

我的病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我的病

贾鲁生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我的病

贾鲁生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50 千字

1992 年 12 月 第 1 版 1993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0 册

ISBN7-80049-464-0 Z·12

定价:4.80 元

目 录

开篇：当器官的图腾恢复本性之后	(1)
我为什么喜欢欺负人？	(7)
我为什么喜欢被人欺负？	(13)
我为什么总是刁难人？	(18)
我为什么如此贪婪？	(22)
大贪与小贪有什么区别？	(28)
我能和老一辈比吗？	(33)

下眼皮肿了有什么好处？	(39)
上眼皮肿了有什么坏处？	(42)
我为什么甘愿做“儿子”？	(46)
我为什么喜欢恭维人？	(50)
我为什么喜欢恭维我的人？	(55)
我为什么要让“头儿”代替脑袋？	(61)
我为什么喜欢说假话？	(66)
我为什么喜欢听假话？	(71)
我为什么喜欢发牢骚？	(75)
我为什么忘恩负义？	(78)
我为什么以恩报怨？	(83)
无恩无怨为什么更恐怖？	(87)
我为什么惧怕信任？	(91)

我的疑心是从哪儿来的？	(96)
我为什么要自己吓唬自己？	(100)
我为什么要虐待自己？	(106)
我为什么喜欢黑暗、仇视光明？	(110)
我为什么喜欢悲剧？	(115)
我为什么不想让社会安宁？	(120)
为什么不能对我太宽容了？	(125)
为什么不能让我太富裕了？	(129)
我为什么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134)
应该压抑哪些器官？	(137)
青春与衰老做生意合算吗？ ——“爬梯子”的代价	(141)

我的野心是怎样膨胀的？	(144)
一个器官怎样决定了一群人的命运？	(152)
我为什么要做“倒退梦”？	(157)
我为什么不能倒过来看世界？	(165)
我为什么要“助长”腐败？	(169)
我为什么背后说人？	(173)
我为什么不怕别人背后说？	(176)
人言为什么可畏？	(178)
我为什么总想当好人？	(180)
我的脸为什么重于我的命？	(185)
我的面子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191)

我为什么总是自我感觉良好?	(199)
我为什么总是自作多情?	(204)
我为什么要“硬挺”人格?	(208)
我为什么怕活不怕死?	(215)
死亡给了我什么? ——《自杀者宣言》.....	(220)
我是什么东西? ——仿生学新探.....	(223)
我还有药可救吗?	(230)
编者的话.....	(234)

开篇：当器官的图腾恢复本性之后……

广告：专治阳痿、早泄！

这是一则江湖郎中的广告。它从哈尔滨、北京，到上海、广州、重庆，遍布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小镇。

虽然不花分文广告费，但是它借助墙壁和电线杆子，借助社会的好奇心，借助人们对传宗接代的迫切心情，依靠野路子的强大力量，竟然战胜了号称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和电视，成为覆盖面最广、普及率最高的广告。

这则广告，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感人的色彩，平铺直叙，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挺而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

唯一坚挺的也许是这则广告本身。

在阳世间的电线杆子上，那粗糙的白纸，那霉变的浆糊的污痕，那歪歪斜斜的字体，虽然经过阴糜的风雨的折磨，昏暗的路灯的涂抹，已经看不出完整的内容，然而从那残缺不全的形体中，那莫名其妙的词语中，强烈地闪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许多人为之一振。

也许，正是这种由卑贱而产生的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战胜了那阳性的萎缩，成为治疗“不举”、“不坚”、“不久”症的最有效的良药。

也许，正是这则难登大雅之堂的广告，把人世间最隐秘的见不得人的东西，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才敢于正视自己的缺陷。

据说，有50%以上的男性国民患有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据说的比例：70%以上！

难怪社会学家惊呼：阴盛阳衰。

难怪女性国民哀叹：找不到男子汉。

在一次诗朋文友的聚会上，一个情绪极端的诗人仰天长叹：“人们都阳痿了。”

一位勇敢的女性当即反问：“女性也阳痿了吗？”

那诗人反应极快：“女性还没有阳痿的资格。”

但是，就精神的萎缩而言，女性和男性具有同等的资格。

唉，管他别人有没有资格，反正我有我的症状。我沿着一条广告指引的路线，向昏暗中寻找那灵丹妙药，寻找那自称能妙手回春的再世华佗。

阳光灿烂，我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摸索着狭小的缝隙，向

阳刚的目的地蠕动着……

好惭愧啊！

——只是一次夜晚的失败，一次潮流的衰落，我便失去了人格。

好阴冷啊！

——由于灵与肉的双重的萎缩，烈日下一丝凉气，也使我冻得直打哆嗦，犹如三九严寒中的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

好孤单啊！

——在无数躯壳强壮的男人中，我孤零零地被人类抛弃在蛮荒的旷野中。

我灵魂疲软，双腿无力，气喘吁吁地在人群中蠕动着，蠕动着……

这便是我的再生之地吗？

一条暗无天日的小巷，一家死气沉沉的小旅馆，一间污浊的小客房。我的眼前豁然一亮，我感到了温暖，孤单消失了，因为有那么多和我患了同一种病的人——如果每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我这样的人，我还会孤单吗？

虽然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可是我却十分熟悉躲藏在面孔后的高贵的身份。

自己是自己的产品说明书！

他们习惯于向下俯视的眼神，小心翼翼的动态，布料考究而样式陈旧的服装，清楚地注明了他们的来处。他们中不乏坐小汽车的，车上贴有可以随意进入任何地方的盖着大红印章的标签。来到这里，却规规矩矩地让车停在远处的阳光下，用墨镜遮住眼睛，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走进昏暗的小巷……

当然，也有从社会底层来的人，因为身份和地位的差异，他们显然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随随便便，谈病论医，似乎是来治疗发烧感冒之类的小毛病。

在这个场所，高官和贫民、教授和文盲、艺术家和痞子，所有人都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在小巷里排起长长的队伍。

这时候，特权便失去了作用，等级不复存在了！

这便是我的救苦救难的再造之地吗？

一个僵尸般的小老头。蜡黄的皮肤上，道道青筋如同胡乱画叉的。躯体是一副骨架。插在脖子上的根本不配称作头颅，只能叫骷髅。本来应该长眉毛的地方光秃秃的，两个洼陷的黑洞深处，有一双灰白的圆球，大概就是所谓的眼球。秃顶，几根白发像盐碱滩上稀稀落落的蒿草。

这个猥琐的小老头能够治疗高贵的躯壳，也许因为他的灵魂超常的强壮。

求医的人躺在那张铺着油布的床上，袒露出自己最隐秘的部位，任凭那双无机物般的灰白的眼球无情地审视着，任

凭那双黑乎乎的鸡爪般的脏手游戏般地搓弄着……

天啊，人类最神圣的器官的图腾，竟然在这一时空中恢复了本性！

接下来，那小老头就给他高贵的病人开方、配药。他嘴唇一动不动，仅仅用喉咙咕噜出一连串的注意事项。我没有听清楚他说了些什么，只是从他洼陷的眼眶里看见了自己的真相——

好恐怖啊！

强壮的躯壳原来是一具僵尸，高贵的头颅原来是一个骷髅，身份、地位、所有受人尊重的东西都是丑陋的、肮脏的、腥臭的，辉煌的足迹每一步都是耻辱的、卑劣的、不足挂齿的。

因纯洁而崇高的是孩子们。

一群小学生，为了清洁市容，他们正在擦电线杆子。

他们踩着凳子，擦得很吃力，也很认真。

他们不明白广告上的话，问老师：“什么叫阳痿、早泄？”

老师想了想，回答说：“就是枯萎了，像秋天的树叶一样。”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发表自己的高见。

一个说：“我知道，是营养不良。”

另一个说：“营养不良，干吗不吃娃哈哈呢？”

第三个说：“不是独生子女，妈妈不娇贵的。”

药方：淫羊藿。多年生草本，有根状茎。全草入药。亦称“仙灵脾”。功能，补肾壮阳。主治阳痿。

我的躯体有药方，那么我的灵魂呢？

灵魂的萎缩治不好，躯体能够阳刚起来吗？

给灵魂开药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灵魂的禁忌太多了，它尤其怕吃苦药。药中有一点苦味儿，灵魂就要呕吐，甚至抽筋、昏厥。

一个卑贱的江湖郎中能够给人的躯体诊断、开药方，他能够给灵魂治疗吗？

让我试试吧，为了能够恢复像人一样的生命。

我为什么喜欢欺负人？

头上顶着大盖帽，肩膀上扛着没有星的黄牌牌，制服不是纯正的国防绿，带点韭黄色。军人的不是，武警的不是，公安的不是，到底是什么兵种？

真不好意思，拖拉机管理站。

就那么一点点卑微的权力，竟然也养成了居高临下地对待公众的习惯。凡是在公共场所，我总要穿上威严的制服。

虽然国务院三令五申，严禁行政单位随意配发制服，但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几乎所有具有管理权力的单位，都配发了由军装演变的制服。

本来行政权力就容易和社会产生对立，应该用温和的服装消除人们对权力的畏惧和冷淡，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普遍强化大众的畏惧心理呢？

让别人畏惧，这是一种扩张权力的方法，能够使一个文职人员具有一个武装警察的权威。比如，对于小商贩来说，穿制服的工商管理人員，就是工商警察。

作为我个人的心态，当我看到那些憨厚的农民用敬畏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时候，一种自足的情感便油然而生。

那么，作为普遍的社会权力，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

在我们站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某某小子，得找个机会收拾收拾他。”

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我经常恶声恶气地训斥我管理的对象：“老实点”、“少废话”、“识相点”、“敬酒不吃吃罚酒”、“对你们这种人就不能客气”……

诸如此类的习惯用语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某种规范的秩序，不如说是为了得到心理的自我满足。

在这畸形的心态的作用下，大众的权力被异化为个人的权力，维护大众利益的法令被异化为惩罚大众的法令。

活该他倒霉，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偏偏遇到了我不高兴的时候。那一天，我的脸和大自然的脸一样，阴沉沉的。我不知道大自然为什么不高兴，我不高兴完全是那难以启齿的生理的萎缩症。

他的拖拉机把我的裤脚弄脏了，我开口便说：“罚款50元。”

“我，我犯了哪一条？”他怯弱地问。

“哪一条？条多了。怎么着？嫌罚得少了？”

他乖乖地交了钱，我出了一口恶气，心中才舒服一些。

我欺负人，是因为经常被人欺负——

在检票口，后面人推着我往前挤，检票小姐一把揪住我：“挤什么？再挤，不让你走了。”她那漂亮的脸蛋顿时变得像母夜叉那样丑恶。

在商店里买东西，想挑拣挑拣，售货小姐顿时耷拉下脸：“挑挑拣拣的，不想买就算了。”她那柔嫩的身姿，立刻就变成了一根干树叉。

在十字路口，我的车轮子刚刚压了一点白线，那戴袖章的交通秩序员就劈头盖脸地训了我一顿。在我们县城，让违章驾驶的司机站马路，协助警察维护交通秩序，半是惩罚，半是教育。难怪他们那么火气那么大。

那天我平白无故地挨了站长一顿训，偏偏我的一位组员上班迟到了半分钟，我立刻把站长给我的一肚子火气宣泄出去了，当众教训了他半个钟点，并宣布扣除他当月奖金。后来才知道站长在训我时，刚刚挨了上面的训！那么站长的上司又是为什么发火呢？

鬼知道！

挨过打的人，打别人打得格外凶狠；

受了气的人，总想在别人身上出气。

男人在外面受气，回家拿老婆、孩子出气。城里人欺负